

《美術手帖》國際版第二擊為亞洲藝術發聲

日本老牌藝術雜誌《美術手帖》(Bijutsutecho)擁有眾多讀者粉絲，只可惜過去僅有數冊曾被翻譯為中文出版。去年，香港三聯書店及日本學研社首次合作，推出其國際版(繁體中文及英文)《100當代藝術家》，吸引不少讀者目光，今年三月底，國際版第二冊《亞洲藝術風起時》新鮮出爐，為讀者介紹最重要的亞洲藝術風潮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香港三聯書店提供

《美術手帖》創刊於1948年，日本正值戰後百廢待興之時，雜誌不僅希望將藝術帶進民眾的生活中，亦希望創建平台，為日本培養美術鑑賞家和評論家。時至今日，走過近70寒暑的《美術手帖》可說是見證了日本藝術的風起雲湧，其內容不僅涵蓋了對美術潮流的分析介紹與對藝術大家的訪談，近年來更涉及對次文化或流行文化的推介和評鑒，可說是一直緊貼社會潮流。而其書寫風格、鑒賞品味，甚至刊物設計都影響了無數藝術愛好者。

這麼一本老牌美術雜誌推出中文版，對讀者來說自然很棒，但特別的是，其國際版並非已有日文刊物的翻譯，而是為日本以外的讀者度身定做，其中亦加入在地化內容，可以說從採編到排版，都幾乎相當於一本新的雜誌。

「讀者群不同，雜誌的目標也不同。美術是全球化的東西，日本的美術家也越來越衝出日本。作為日本的美術雜誌，我們也想出一分力，將日本的讀者看。」《美術手帖》總編輯岩瀨貞哉(Teiya Iwabuchi)十分看好香港在亞洲藝術市場中的前景，「這裡有國際性的大型藝術活動，如Art Basel；重要的拍賣行如蘇富比、佳士得等也都在香港有業務；具體的藝術設施也越來越豐富，比如K11。」這也是為什麼《美術手帖》會選擇香港作為其國際版的出版基地的原因。

說起亞洲藝術……

國際版第二冊將「亞洲藝術風起時」作為主題，試圖為「亞洲藝術」理出脈絡。事實上，一直以來，不論是戲劇、舞蹈、音樂還是美術，當我們談論藝術時，總是被籠罩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。但亞洲藝術，有着與西方藝術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、哲學系統與思維方式，當我們評鑒、解釋，甚至最簡單地言說這些藝術時，該如何找到我們自己的聲音，以體現其獨特的文化意涵



喧嘩中的一聲忽哨

這是一個有點誇張的書名，作者的解釋是：「名為『張愛玲學』旨在提升張愛玲研究為專研領域，強調文學研究方法與態度的再出發……只圖在喧嘩聲裡打個忽哨而已。」不過，張愛玲的小說確實如作者分析的那樣，除了深受《紅樓夢》的影響，也深受《金瓶梅》的影響，他還將張愛玲的《第一爐香》與《金瓶梅》作了比較，讓人在頹廢人物「戀愛的放恣」中，體會他們人性的畸形和情性，卻避開了那些露骨的淫穢性描寫。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中，也常常出現《紅樓夢》中賈母那樣的影子，這些人對於不屬於自己的未來不感興趣，只為了要他人圍在自己身邊轉而有滋有味地活着，比如張愛玲《金鎖記》中的曹七巧。不過作者認為自從傅雷對它作了評論以後，「論者多以曹七巧的瘋狂與魯迅《狂人日記》裡的狂人相提並論」，但「《狂人日記》禮教吃人的觀念針對中國社會無所不包，一網打盡的控訴，這種純粹性與全然性未能盡釋《金鎖記》的錯亂失序。」換句話說，就是狂人是覺悟到了自己不覺地參與了吃人和被吃，而「張愛玲始終不曾盲目地把曹七巧的不幸歸罪於客觀環境」，曹七巧是比較自覺地與魔鬼做了交易，交易在雙方都認為合算的時候成交，但其內裡其實總是不等價的。「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，其實若有機會扮演妖婦的角色，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。」環境和自身，主觀和客觀同樣邪惡之下的一種交易，是伴隨了靈魂冒險的精打細算，

加減乘除地算計值不值得付出一段情感，而同時，行走在行與不行的邊緣，又正是渺小人投機機的訣竅。然而，只有走向上升的事物是美的，雖然也許像孩子一樣弱小，但沉醉於攫取而變成看似強大，卻是走向衰亡中的事物，更有一種沒有希望的蒼涼。讀者面對這種蒼涼，是難以置身度外的，除非他是對自身不滿而又不肯承認。

張愛玲作品的主題，都圍繞那個時代男女間的慾望展開，這是市俗最強烈、最基本的慾望，其他慾望不過是它的各種變態而已。于青的《張愛玲傳》說：「這些平庸的，市俗的人生樂趣經作者的手筆點綴，便會發掘出超乎平常意義的超俗之處，只有一個對生命意義看得極其透徹的人，才能悟出在生活細微之處見可愛的生命哲理。」這大概就是張愛玲的作品追求的「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」而變得耐讀的原因。不是僅僅「只予人以興奮，不能予人以啟示」，人一旦失去了自我發現和自我探究，就意味着自我發展的中斷，讀者要從張愛玲的作品中得到探究的啟示，或者窺探張愛玲試圖給人以何種啟示，自然是需要細細品味的，而高金之的這本書恰恰是他花了十年功夫，「以不同於學院內文學評論者的獨特視角……就張愛玲小說的諸多層面做了深刻的研究與開掘；並對坊間張理論的疏漏、錯讀，以及兩岸文壇有關張愛玲政治筆墨的『各自表述』做了有力的澄清與駁詰。」這對於

的重要性。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，這個興起於日本的藝術潮流的評價竟然不是出自自己的手，而是由西方去進行，也令我覺得心情有些複雜。」而不論是活躍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前衛美術團體「具體美術協會」，還是之後興起的物派運動，《美術手帖》其實都緊貼其發展潮流，做過許多相關的訪問，也舉辦過多個座談會，可說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經驗，在《亞洲藝術風起時》中，正好發揮此優勢，將其「藏貨」展現給讀者。

關注流行文化

岩瀨貞哉2002年加入《美術手帖》，今年才剛41歲的他為這本頗有歷史的雜誌注入不少青春力量，例如為動漫等流行話題製作專題，甚至將「Boy's Love」(BL)等次文化話題納入其中。「2002年前後，正是日本美術界發生巨大變化時，例如橫濱三年展2001年開幕，東京森美術館2003年落成，而在大約相同時期，村上隆、奈良美智都各自舉辦了大型展覽。這所有的大事件相繼發生，使得當代美術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普及加強了許多。這時我加入《美術手帖》，希望可以擴大當代美術的影響力，將其推介給更多的人，這也影響到後來的採編風格。」

他認為，流行文化或次文化與當代藝術間，並沒有不可逾越的分隔。「我並沒有將它們看作是不同的東西。」他說，「一般所說的當代藝術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術館、美術品或藝術評論，這些其實都是留下來的記錄。但是次文化與流行文化的東西很快會變，它們本身很難留存。就算是宮崎駿的動畫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動畫，但是可能他原畫的那張稿紙已經沒有了。《美術手帖》去做這些流行文化的特輯，是想要改變這個現狀，將這些不很容易留存痕跡的東西，用我們一貫對待藝術的鑒賞經驗和採編手法，去將它們和美術作一個同等的對待，使其成為值得被研究，並有研究資料可循的東西。」



書評

文：龔敏迪

《張愛玲學》
作者：高金之
出版：瀟江出版社

讀者細品張愛玲小說中想要給人何種啟示自然是很有幫助的，其中還有不少篇幅

分析了張愛玲在不同版本對於作品做了修改的原因和文本的對照。

柯靈曾評價張愛玲：「寫得嘛也是好，捧得嘛也是兇。」如何給張愛玲的獨特存在定位，以及如何看待「張迷」們的瘋狂，都是沒有太多的意義。和所謂的追求真理一樣，男人完全讀懂了女人，這個女人也就乏味了，人總是需要一點弄不懂的東西才更值得回味。張愛玲不喜歡壯烈，認為：「壯烈只是力，沒有美，似乎缺少人性。」雖然此話比較片面，因為力也是美，也有人性的表現，但她給讀者提供了文學多樣性的一面，她的《傳奇》固然是傳奇，她的一生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傳奇，說她是在童年遭遇過太多的壓抑而產生了更強烈的反彈也好；說她抨擊了世俗的愚昧也好；說她曾沉迷於胡蘭成對自己的吹捧也好……總之，她是一個多樣性的複雜存在，很難用政治的，或者用哪個文學流派去給她劃定歸屬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只想拍電影的人

作者：山田洋次
譯者：張秋明
出版：新經典圖文傳播

「一心一意為謀求觀眾的幸福而拍」是他對電影的信仰，從影逾一甲子，永遠只拍平凡人、說日常事，他是山田洋次，一個一心一意只想拍電影的人，本書是他的第一本中文版電影隨筆。在書中，山田洋次自敘半生的電影創作經驗，回溯兒時記憶、電影初衷，娓娓道來自身的心路歷程與生活感悟，除了以代表作為例，暢談電影觀以及拍攝現場的種種體會，也對當代電影藝術提出獨到的看法與敏銳的針砭，透過幽默的口吻鋪陳出山田洋次的電影世界，筆調一如他的電影，樸實而懇切，充滿人情溫度。



劍橋中國文學史

編者：孫康宜、宇文所安
出版：聯經

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、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主編，田曉菲、伊維德、艾朗諾、王德威、奚密、賀麥曉、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《劍橋中國文學史》，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、下兩卷，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，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、青銅器銘文，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，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。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，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。



人生，就怕不鹹不淡

作者：馮小剛
出版：時報

「老炮兒」馮小剛導演最新散文隨筆《人生，就怕不鹹不淡》，內容除了講述拍電影一路走來不為人知的內幕故事、對家人和電影圈好友的真情描述，更有對時事的辛辣評論、對生命歷程的感悟思考。語言中帶着他獨特的「馮氏幽默」，深刻且睿智，句句切中核心。細數人生經歷，言語犀利，態度誠懇，讀來令人意猶未盡、拍案叫絕！書中同時收錄私家珍藏照片，極具收藏價值。



Finders Keepers

作者：Stephen King
出版：POCKET BOOKS

史蒂芬·金的霍吉斯(Bill Hodges)懸疑驚悚系列三部曲，繼《賓士先生》(Mr. Mercedes)後的第二集。當一位讀者對於作家的過度迷戀，到達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什麼都有可能發生。1978年，對作家John Rothstein過度着迷的讀者Morris Bellamy因不滿書中角色的命運而將作家殺害，並拿走保險箱裡的現金和包含未出版小說原稿的筆記本。2009年，小男孩Pete Saubers的爸爸被一部偷來的賓士車嚴重撞傷，他發現一輛埋藏的卡車上，有現金和作家Rothstein的筆記本。2013年，經過三十五年的刑期，Morris被假釋了。他不顧一切的想找回他的寶藏。經營私人偵探社「Finders Keepers」的前警探霍吉斯，必須拯救Pete和他的家人，讓他們免於受到變得更加瘋狂且復仇心大增的Morris的攻擊。



陳慧瑛新書首發 30萬字吐鄉愁

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)著名歸僑女作家陳慧瑛一書日前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，昨日該書首發式暨陳慧瑛作品座談會在北京舉行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座談會上表示，該書的每一頁都看到了陳慧瑛的一顆拳拳赤子心。

《有一種愛叫永遠》全書共30萬字，收錄了陳慧瑛於各個時期發表的散文共四十篇，大多描述的是廈門的山川人物、風土人情，是廈門特區建設30年的變化縮影，代表作有《梅花魂》、《竹葉三君》、《舊鄉》、《良宵》等。參與座談會人士表示，該書以鄉緣、鄉魂、鄉愁為主線，串起了作者愛國、愛鄉的情懷和精神。

「這本書取名《有一種愛叫永遠》，說的就是我對祖國、對故鄉的愛永永遠遠——那些血脈相連的父老鄉親，那些為廈門的崛起而奉獻智慧、青春和血汗的父母官，還有與故鄉息息相關的父老志士、舊雨新知，自然而然

我的心中，我的筆底最難相忘的人。」陳慧瑛說，正是這些愛，成就了她源源不斷的文思。

陳佐洱在座談會上表示，從書裡的每一頁都看到了一顆拳拳赤子心，陳慧瑛的命運始終與祖國的命運休戚與共，她從少年到白頭，全身心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家鄉，這是無比寶貴的家國情懷。

陳慧瑛出生於新加坡，於上世紀50年代回到祖國。她的作品大量反映了華僑、華人、港澳同胞的生活和故鄉廈門的人文風貌，目前已出版了21部文學著作，其中，《無名的星》一書曾榮獲1919—1989七十年新時期優秀散文集大獎(國家最高文學獎)；詩《盼香港回歸》獲文化部「文華獎」；還有多篇作品被選入大、中、小學教材，數百篇文章選入國內外200餘種文選。

中國僑聯主席林軍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、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任何建明、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出席了座談會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